

蕭一山著

清代通史

(一)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蕭一山著

清代通史

(一)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梁序

昔讀亭林集書潘吳二子事之篇，竊歎力田赤溟兩先生，弱齡樹志，抗跡遷固，奮然以私家之力，負荷國史；雖橫攔文網，業弗克竟，然其所草創，能使一代大師如顧寧人者，推挹詠歎，何其卓犖而閎遠也！清社之屋，忽十二年，官修清史，汗青無日；卽成，亦決不足以鑒天下之望。吾儕生今日，公私紀錄，未盡散佚，十口相傳，可徵者滋復不少。不以此時網羅放失，整齊其志傳，日月逾邁，乃以守缺鉤沈盤錯之業貽後人，誰之咎也？亦既數數發憤，思以自任，而學殖謏淺，又多所驚，而志慮不嫻壹，在苒鮮就，彌用增忤。顧嘗端居私祝，謂後起俊彥中，如力田赤溟其人者，何遽絕於天壤？蓋有之也，我未之見耳。吾友蔣百里手一編見眎，則蕭子一山之清代通史：爲卷三，爲篇十六，已寫定者，僅上卷三分之二，爲篇四，爲文三十餘萬言。余窮一日夜力讀卒業，作而歎曰：蕭子之於史，非直識力精越，乃其技術，亦罕見也！近世史學，日益光大，若何而始謂之史？若何致力，而可以得良史？世不乏能言之者。雖其原史之言，各有流別，或且相非；其所欲操之術，亦不一致；其孰爲最鑒心而切理者，且勿論。然而實行其所信，以之泐定一史，使吾之理想，得有所麗，以商榷於世者，何其寥寥也？豈非闡理則易爲言，責事則難爲力！夫史之爲物，兼天下之至蹟，與天下之至動：所取材者，旣患其寡，復患其多；旣不容騁絲毫理想於事實以外，又非可平臚事實於紙上，如鈔胥云爾。於其至

蹟者，勤而搜之，勿使漏；精而覈之，勿使舛；無漏無舛矣，更求所以入吾範，勿使亂。於其至動者，觀其相生，觀其相消，觀其相盪；寧其主，絜其從，摘其伏，究其極：凡此舉非冥索所能有功也。日日與此至蹟至動之事實作緣，心力常注於其中，而眼光常超於其外。嘻！非志毅而力勤，心果而才敏者，其孰能與於斯？蕭子之學，未見其止；但以所觀本書四篇論，其所述者，爲明清嬗代之樞機，爲歐亞接觸之端緒，爲蹟至棼，而不易理；爲幾至微，而不易析。讀茲書，何其乙乙而抽，淵淵而入，若視蒼摩羅於掌上，而嚼諫果於回甘也！邊斯志也，豈惟清史？漁仲實齋所懷抱而未就之通史，吾將於蕭子焉有望也！夫力田赤溟在今日，未知其視蕭子何如？世有亭林，其必能衡而鑒之！

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一日，梁啓超序於京師北海之松坡圖書館。

今西龍序

清代史ヲ通觀スルニ、新興强健ナル滿洲民族ヲ骨トシ、數千年ノ教養ト文化トヲ有スル漢民族ヲ肉トシ、以テ一體ヲ成シ、外ニハ歷代中他ニ比類ナキ大版圖ヲ拓シ、諸民族ニ平和ヲ與ヘ、内ニハ人類ノ至寶タル文物ノ整理ヲ致セリ。此帝國ノ建設ナカリシナランニハ、西力ノ東進ニ對シテ、我が亞細亞今日ノ有様ハ果シテ如何ナルモノナリシナランカ。清代ノ文勳武功ハ、歷史上ノ一偉觀ナラズヤ。然リ而シテ、清代史ハ宏大ニシテ複雑ナリ、加ウルニ先人ノ研究著述少ナキノ故ヲ以テ、其通史ノ著述ハ、一般通史ノ著述ノ困難ナルニ比シテ、更ニ困難ナリ。其通史ノ必要ノ特ニ切ナルモノアルニモ關ラズ、從來世ニ公ニセラレタルモノ、其何國人ノ著作タルヲ問ハズ、見ルニ足ルモノ少ナキノ故ナキニアラザルナリ。此頃、蕭先生、此ノ困難ナル著述ニ志シ「清代通史」ヲ著シ、偶々余北京ニ客寓スルノ故ヲ以テ、其稿本ヲ示サル、余拜受之ヲ讀ムニ、浩繁ナル舊史料ヲ自家ニ融和シ、幾多ノ新史料ヲ加ヘ、記述ノ按配宜シキヲ得、詳ニシテ正ナリ。實ニ從來見ザルノ好著ニシテ之ヲ公刊セラレンニハ、世ヲ裨益スル所多大ナル可シ。但シ帝諱ヲ直書セシガ如キハ東洋ノ文化的精神ノ上ニ於テ、余ノ從フ能ハザル所ナレドモ、今敢テ論セズ。此書諸大家が多大ノ歲月ヲ費シテ著述センモノニ優リ、現時第一ノ好良ナルモノニ當リ、驚クベシ、著者蕭先生ハ、年齡僅カニ二

十二歲ヲ出デザル青年學者ナリ。天賦ノ聰敏ヲ有シテ春秋ニ富ム、勉學止マザレバ、其造詣スベキ所實ニ測ルベカラズ、必ズ世界の大史家トシテ立ツノ日アルベシ。余ハ蕭先生ニ敬服シ、更ニ驚嘆ニ堪エズ。此書ヲ内外人ニ推獎シ、併セテ先生ノ前途ヲ祝福ス。

北京に於て日本大正十二年十二月 今西龍

今西龍博士清代通史序譯文

我們通觀清代史，覺得他以新興的強健的滿洲民族爲骨子，以有數千年來的教養和文化的漢民族爲肌肉，合成一體，對外則拓展了歷代以來廣大無比的版圖，把平和給了諸民族；對內則整理了人類的至寶的文化。假使沒有這個清代的建設，那末，亞細亞因西力的東漸，現在果該成了個什麼樣子？清代的文勳武功，豈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偉觀？然而正因爲清代史宏大而複雜，加之先人的著述不多，所以著他的通史，比著一般的通史，更加爲困難。清代通史雖然是非常切要，但從來公諸於世的作品，無論是那一國人的著作，都很少可觀的，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。近來蕭先生立志從事於這個困難的工作，著成清代通史一書，剛好我作客於北京，他把稿本示我。我拜讀之後，覺得他能彀將浩瀚的舊材料，融化成自己的東西，又加上許多新史料，並且記述也安排得宜，詳而且確，實是從來得未曾睹的佳著！他的公刊，必定裨益於世不淺！不過把帝諱改成直書，在東洋文化的精神上，是我所不敢苟同，今且不論。可驚的，是這書比起諸大家費掉多少歲月所著述的都好，可算現時第一的佳著！而著者蕭先生乃是一個年紀還不到二十二歲的青年學者。他既有天賦的聰明，又富

於春秋，只須好學不倦，將來造詣，實未可限量，必有成爲世界的大史家之一日。我敬服蕭先生之爲人，更驚歎他的學力，敢將這書推獎於內外之人，並爲先生的前途祝福！

日本大正十二年十二月在北京 今西龍

此序係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今西龍先生所撰，原文復由張鳳舉教授譯出。謹此誌謝。

敘例

一、鼎革至今，條逾十年，清史之作，闕焉無人。史館雖開，而國運飄搖，幾等虛設；講述雖夥，而事實簡陋，每病枯塞。余以研究所得，著爲斯編；菅蒯之作，抑何敢濫附史乘？錄之，聊備學者之參考云爾。

一、近世『唯物史觀』(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)之學說興起，謂經濟之趨勢，當求諸歷史；歷史之變遷，亦根據於經濟；二者有相互之關係，而歷史之因革，尤以經濟爲轉樞。此蓋社會主義(Socialism)之大旨，而以目前的實際的生計問題爲中心者也。吾人既不能不認生計爲歷史上最重要之問題，亦不能認文化政治純受經濟之支配。蓋普通史之內容的評價，爲文化、政治、生計三者：文化在社會上占最高地位，故能指導一切；政治握社會上最大權力，故能支配一切；而個人之生存，社會之維持，又端賴生計，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。本書取普通史例，故三者亦均衡詮敘之。

一、今之治普通史者，多以文明史附麗於每期之後；是不啻以一史劃割爲兩部，而爲政治史文明史之混合物也。故讀者於前半，治亂之現象，固明悉矣，而不知當時之文明若何；於後半，則徒知某人之學藝如何，某制之因革如何，而於其身世年代，固多盲然者；是非讀書之不能融會貫通，作

者之例，有以致之也。今擬力矯此弊，統攝諸種現象於一小時期中而並述之，以政治爲綱領。蓋政治爲國家活動之表現，爲文明之一大樞紐也。

一、班固藝文之志，陳壽輔臣之贊，皆有小註，其後蕭大圜淮海亂離志，楊銜之洛陽伽藍記，宋孝王關東風俗傳，擴充其體，子註愈繁。蓋除繁則意有所慊，畢載則言有所妨，爲斯變體，不得不然者也。黃遵憲日本國志仿其體例，附以分註，茲因其義，凡有事可相證，或需連類並及者，辭碎則賒於行間，文整則附之節後。至於紀載之外，間論得失，則亦裴氏注志，劉昭續書之意耳。

一、清代史料，備極繁賾，披沙揀金，掇摭甚難。本書取裁，自必力求詳確，凡訛謗失實，粉飾已甚者，當推求其眞象之所在，而辨正之，書必可徵，未敢輕道也。

一、清代內閣檔案自撥歸國立北京大學整理後，余亦躬與斯役，披閱所及，取證滋多。此雖案牘之言，實難盡信，然較之官書，勝萬萬矣！

一、本書凡三卷，每卷篇章，例皆標明，惟章中各節，以黑字書之；（如一，二，等）節內分目，概題小字，並加括弧。除諸目自爲系統外，篇章節皆全卷一貫，以清眉目。

一、本書第一篇，原述後金建國以前之史略，既以思想變遷，毅然刪去。蓋本書所述，爲清代社會之事變，而非愛新一朝之興亡。換言之，即所述爲清國史，亦即清代之中國史；而非清朝史，或清室史也。故本書又名曰中國近世史。

一、第七篇之材料，係請趙振之先生（憑鐸）代爲搜集，即大體之組織，亦多出振之手筆，余惟就其

稿而加以去取修正而已。爰誌其事，深表謝忱。

一、昔邵陽魏源著聖武記，付梓二載，頗覺舛疏，改訂重刊，慨然曰：『學問之境無窮，未審將來心目，又復奚似！災梨之悔，豈有既哉？』旨哉斯言！今余此書，難免疏漏，雅材通學，幸教正之！

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，蕭一山識於北京銀閣。

一、本書原采一名之例，於歷代帝王略廟諡而改直書，如明之思宗桂王，則稱由檢由榔，清之世祖聖祖，則稱福臨玄晧，原欲省記憶之煩，並非有褒貶之見。日人今西龍序中曾以東洋文化之精神爲言，兩國國體不同，持論不妨互異也。

一、本書名稱原涵兩義：一卽中國通史之清代部分，一卽西人所謂普通史 General history 也。前者雖係時間之連貫，後者則示綜合的組織，如王應旂宋元通鑑，王宗沐明通鑑以及邁爾通史等，均不乏先例。或有以斷代稱通爲不典者，特書此以代釋名。

一、本書出版已近四十年，國難重重，迄未修訂。於此期間，新史料發現甚多，如軍機處及內閣大庫檔案之整理，夷務始末及外交史料之印行，太平天國遺書文物之研究，各國秘檔私藏之公開展覽，凡足以證往謀傳說之謬誤者，皆一一加以刪正。原缺篇章，亦爲補充，又增數十萬言。此一末朝新史之完成，實由親友讀者督促鼓勵之力。妻女分任抄繕，均應誌感。

民國五十年一月，蕭一山補記於臺北板橋。

導言

歷史者，『宇宙現象之敘述錄也』。^①宇宙不滅，則現象無窮；現象無窮，則史實靡盡。遂古迄今，不知幾千萬年矣；亘宇呈相，亦不知若干天地也！以吾人一身之位置，與百年之壽命，較之宇宙，其微渺有不堪形容者；故就人類而言史，既已困隅而不全；更以記述而言史，則尤缺略以難備。雖然，人智之淪，察及其近；結繩而紀，未足示遠；洪荒草昧之世，人跡未達之鄉，雖有史實，而難言史。列子楊朱曰：『太古之事滅矣，孰誌之哉？』楚辭天問曰：『遂古之初，誰傳道之？上下未必，何由考之？』蘇東坡詩曰：『洪荒無傳記，想像在犧媧。』亦可見史實之難稽，而史形之立，將必自有紀述始矣。

夫史實既準乎現象，而歷史復昉於紀述，則天地之變遷，事物之源委，政教大綱，里巷瑣談，無論巨細，有紀述而昭示者，皆可爲史；故官書，傳記，稗史，口碑，皆史也。至其虛飾增華，妄意捏造，託辭諷諭，或不足傳信來葉者，辨而正之，亦史家之職志耳。吾國自書契以來，至於今日，歷史之著述，自官定史鑑，下及私家志乘，汗牛充棟，畢世不能舉其業。然紀傳之屬，詳於狀個人，而疏於談羣治；編年之作，便於檢日月，而難於尋終始。其間雖紀事本末一體，略有合於新史學之義，然其體創始於袁樞，特以便讀通鑑者之尋覽。即後之繼此而作者，亦不能有深識別裁，以斟酌乎其中。

故皆史實散漫，略無系統，可以爲史料，不足以爲史學。史學者，『鈎稽史實之眞象，爲有統系有組織之研究，以闡明其事變演進之跡，並推求其因果相互之關係者也。』嗚呼！外人恆言：『中國無史』。豈眞無史哉？無史學而已矣。乙庫之書，浩如煙海，類多鋪敘事實，因襲成例。讀之者不惟徒耗腦力，且足使思想智慧，錯綜無緒。中國學術之不進步，史學不良，未始非一要端也！而今文化革新，國運衰替，士子多矚目瘁心於世變之哲理，與夫實用之科學；於史學之纂要，乃鮮有注意及之者。不知增進文明，濬疏人智，史學之在今日，較他學科爲尤要焉。

史學之意義，既述如上矣。歷史斷（斷代）分（分期）之當否，亦爲吾人所當研究之問題也。斷代爲史，始於班固，鄭樵通志，曾力詆之；謂其昧於相因之義。夫歷史事變，具有因果，首尾相承，累代一貫；吾人既不能於其間有所綆斷，則歷史亦不當於彼此有所分割。且社會演進之象，又屬『有漸無頓』；而人類舊習之保存，亦爲人性自然之傾向，其結果即成歷史上所謂『歷史之繼續』。Unity or Continuity of History 蓋以人類習慣無驟變之跡，亦無驟變之理；此語殆成史學上最重要之原理。故以歷史連續之事實，劃而爲二者，其不當也明矣。雖然，歷史上每因一事變起，足使當代大勢，面目一新者，史家爲便編述計，特據此而區分時代焉。顧時代之區分，乃出於史家之見解，常因其觀察不同，而有互異之離合。惟其所取之標準，則不外乎（一）種族盛衰，（二）文化變遷，（三）政治因革，（四）經濟趨勢而已。今姑以第一種爲標準，而區分中國史爲五期：

一、上古期 中華民族成育時代。自太古至秦一統之間是也。

二、中古期 漢族全盛時代。自秦一統至唐之亡，凡一千一百三十七年間是也。

三、近古期 蒙古族盛勢時代。自五代至於有明，凡七百三十七年間是也。

四、近世期 東胡族主政時代，亦即西力東漸時代。自清初至於滅亡，約二百七十年間是也。

五、現代期 五族共和時代，亦即中華民族復興時代，自民國告成以後是也。②

學者欲知社會變遷之大勢，與中國今日事變之由來乎？則研究近世史爲尤要焉。昔龍門作史，羅及漢武，千古史識，首推子長。陳櫟著論櫟元人，著歷朝通略，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。按總目提要據舊本題增廣通略及櫟跋，有金事廷方雖略述之言，因疑廷方爲原撰是書者之名字。但陳氏有增廣之功，故總目亦以撰者歸之。胡適先生謂非櫟作，係根據陳文定集，獨多兩宋，詳近略遠，爲史正職。（荀子非相篇曰：「傳者久則論略，近則論詳，略則舉大，詳則舉小。」故劉子玄史通煩省篇，謂史之不均，爲辨已久。）邇來東西史家，常有倒敘之法，即由近世次第上溯，以至太古；此雖史篇之變體，然其用意，欲使學者先今而後古，以養成其應變致用之識。今大學列科，亦以近世爲講述之始事，謂時代不遠，關係較密，見聞所及，輸餉易爲功也。語曰：『知古而不知今，謂之陸沉。』近世事變，不豈要歟？夫我國自革新以來，未嘗一日得承平，推源追本，誰厲之階？瀛寰大通，視線羣集於華夏，禹域與土，何由宰割？此不得不求之近世史矣。清自創業，以迄於今，歷時約三百年，史事雖要，無書可憑；非官牘鋪張之言，則口碑疑似之說。藉資考鏡，寧爲信史？且史學既興，當注意於社會現象之真諦，以明變遷之由；東西文化之融冶，以促交流之會。徵上諸端，此清史之所爲作也。

① 歷史之定義，學者主張不一；惟綜其所取之對象，則大概不外二端：（一）人類，（二）進化現象。此二對象，前者取義太狹，後者又參以主觀之見，故以爲史之界說，殊難得當。（拙著史學之研究載十二年八月學滙，論之頗詳，可參閱。）余於歷史之定義，以爲有三要件：曰宇宙，曰現象，曰敘述。「上下四方」之謂宇，「往古來今」之謂宙，事物變動之跡，謂之現象；而能表示現象以傳達於他人，且有存在之性質者，則爲敘述。合三者以爲史，則有類於通常之所謂史料也。至於有系統之史，名曰史學；其意義於本文中述之。

② 就第一種標準而分期，其方法已嫌陳舊。但清代史蹟，往往帶有種族之色彩，故依此區分，似仍適當。（關於中國歷史分期之方法，拙著中國通史講義大綱，已詳論之，可參考。）

清史既屬於近世，亦可稱爲中國近代史。今人常有以近百年史名近代史者，意謂吾國自鴉片戰爭以後，始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，自強維新革命諸運動，不過欲救亡圖存，建設一近代國家；正如李鴻章所云：「二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」，故應劃爲一時代也。殊不知就世界大勢與中國歷史觀之，三百年以前，方爲此「大變局」之開端。姑無論西洋之近代文明，乃始於十六七世紀，即就歐亞通航，與西力東漸而言，豈非由於明清之際乎？豐臣秀吉之遣將西侵，哥薩克騎兵之東下遠征，與夫葡萄牙人之租佔澳門，已爲後來日俄及西洋諸國之侵略，啓其序幕。吾國受異族最大之蹂躪，積專制無上之權威，皆在於清代，社會文化之廻照與沒落，亦適當其時。民國以後，僅屬餘波而已。擾攘數十年，海波鯨山，冰窖魔掌，孰使吾炎黃華胄，受彼荼毒，罹此浩劫？治史者固當溯其源而汲其流，以傳信於天下後世，寧可捨本逐末，妄以五千年之歷史，遽指道光以前，即爲近古乎？此不得不首加辨解者也。夫清人以女真入主，其所取代之大國，恰爲提倡民族主義者朱元璋所建之明朝，於是『中國者，中國』

人之中國也，胡人焉得而治理之？」（見討元檄文）之思想，充沛發揮，而民族革命運動，遂成爲中國近代史之骨幹與中心。易言之，卽三百年來之中國近代社會，整個受民族革命之支配，一切皆依其爲樞紐而變動，迄於今日，仍處此「大變局」中而未能已。吾人何爲樂此革命而不疲耶？乃因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壓迫，使我不得自由與平等耳。抵抗爲人類之天性，豈可不努力自救哉？至帝國主義者以其政治文化經濟之壓力，侵凌中國，方面雖多，對象雖繁，若攝其大體，則可分三個階段，而吾民族革命之目的與行動，數百年來，始終一貫。惟領導人物與口號，隨時代而不同。茲先表之如下：

階段	對象	領導者	口號
(一) 反清運動	滿清	天地會、太平軍	反清復明、天國大同
(二) 革新運動	帝國主義	維新人物、革命黨	振興中華、建立民國
(三) 國民革命	帝國主義	國民黨	三民主義
① 民初至北伐	—— 甲列強	國父	自由平等
② 統一至抗戰	—— 乙日本	蔣總裁	抗戰建國
③ 抗戰勝利後	—— 丙蘇俄	蔣總統	反共抗俄

在第一階段中，我民族革命之對象爲滿清，目的是『反清復明』。因滿清宰制中國，在當時視爲異族，本於民族主義之觀念，應加以抵抗驅除者也。明太祖驅逐胡元，以中國人之中國作號召，已爲民族主義播下種子，恢復明朝之正統，卽振興華夏之宗國。是以鄭成功開闢臺灣，保持明朝正朔，其

部下乃創立天地會以從事於革命運動矣。彼等全憑小說拜盟之方式，組織秘密革命集團，以下層社會爲基礎，用隱語詩句來傳達：『暗藏三點革命，誓滅清朝，扶回大明江山，共享榮華，同樂太平天下。』之意義，此非最初之革命黨乎？楊起隆舉事於北京，吳三桂反正於雲南，皆詐稱朱三太子，似與此革命集團，不無關係。但直接由天地會發難者，自張念一擁朱三太子起義於大嵐山，歷康熙乾隆嘉慶道光，朱一貴、張玉、林爽文、胡秉耀、鍾體剛等，前仆後繼，代有興者。至洪大全洪秀全始大張其軍。由伏流而滙爲狂瀾，奇葩茁生，黨勢顯著。第一階段之民族革命，可謂功成近半矣。蓋反清之目的，雖未全達，而政權轉移於漢人之手，愛新覺羅氏之皇位，不過『尸居餘氣』而已。

第二階段中，我民族革命之對象，已非滿清之帝國主義，而爲列強之帝國主義。以『海禁既開，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濤驟至，武力的掠奪，與經濟的壓迫，使中國喪失獨立，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。』（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）吾國憂時之士，無間朝野，均孜孜以救亡圖存爲事，提倡自強運動，維新運動，但此種運動，皆未能收預期之效果。因『滿洲政府既無力以禦外侮，而鈐制家奴之政策，且行之益厲，適足以側媚列強。』於是 國父孫先生知非顛覆清廷，無由改造中國，『乃奮然而起』，組織興中會，同盟會，爲國民前驅。從光緒乙未廣州起義，激進不已，以至於辛亥革命，始推翻清廷，建立民國。此舉不但完成前期之民族革命，『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，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，無復軋轢凌制之象』，而且剷除『四千餘年君王專制之迹，使民主政治，於以開始。』（見中國革命史）雖列強之帝國主義尚未摧毀，而建設『革命政府』之目的，却已達到。『中國民族獨立之

性質與能力，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。』此則二百餘年來民族革命之碩果也。

在第三階段中，又可分爲三個時期：第一時期之革命對象，仍爲列強帝國主義，第二時期之對象，則是日本帝國主義。列強壓迫中國，由瓜分而變爲共管，日本侵略中國，由蠶食而變爲鯨吞。前者注重經濟搾取，後者悍然武力掠奪。但均以專制餘孽之軍閥作虎俵，所以革命黨欲抵抗外力，打倒帝國主義，必先打倒軍閥，克服民賊，建設真正之革命政府。自討袁之役，護法之役，以至組黨建軍，完成北伐，均係肅清反革命勢力，取得政權，以爲實行三民主義之張本。列強之帝國主義，凜於世界民族獨立之潮流，逐漸放鬆，而日本帝國主義反暴露猙獰面目，不恤變本加厲，於是有濟南五三慘案，瀋陽九一八事變，及蘆溝橋七七抗戰之發生。八載奮鬥，萬民犧牲，終獲最後勝利，不平等條約完全取消，我國列爲世界四強之一。民族革命運動，至此應告厥成矣。無如蘇俄以實行馬克思主義之故，推行其所謂『世界革命』，邪說滲透，首漸東方。吾國新進草髦，受其鼓惑，蔑棄歷史文化之遺徽，與先民革命之成果，甘居附庸，墮入泥犁，大陸因而變色，同胞陷於塗炭。政府迫遷東湜，仍回鄭延平所建之寶島基地，以從事『反共抗俄』之第三期國民革命。歷史豈能重演？收功必由創始！此亦『行百里者半九十』之微義也。

民族革命之三階段，始終有其一貫性與連環性。天地會之革命集團，發於閩臺，遍及禹域，且橫渡重洋，浸淫海外，長江以南尤昌大焉。雖以洪大全之被俘而一蹶不振，然洪秀全承其餘緒，益以基督教義，建立太平天國，使清室命運，不絕如縷。惜乎秀全數典忘祖，以致引起湘淮軍之反對而遭失